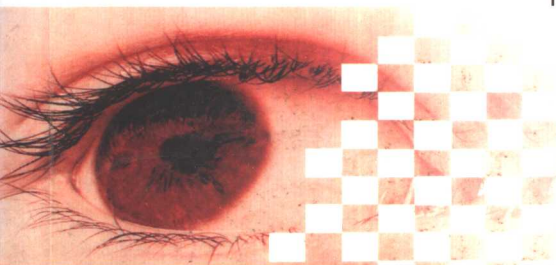


SAOMIAO ZHONGGUO



中国

主编 / 杨晓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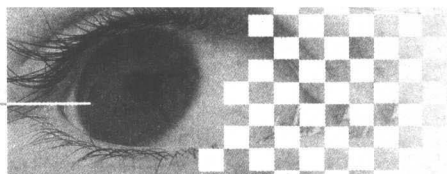


SAOMIAO ZHONGGUO SAOMIAO ZHONGGUO SAOMIAO
SAOMIAO ZHONGGUO

前线：来自抗击非典参战
护士的真情报告
红与黑：慕绥新案揭秘
高考招生内幕
户口：项链与绳索
一个性病医生的工作手记

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

SAOMIAO ZHONGGUO SAOMIAO ZHONGGUO

扫描中国

主编 / 杨晓升

SAOMIAO ZHONGGUO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扫描中国/杨晓升编. —北京: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
2003.6

ISBN 7-5302-0679-6

I. 扫… II. 杨… III. 报告文学-作品集-中国
-当代 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31183 号

扫描中国

SAO MIAO ZHONG GUO

杨晓升 编

*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
邮政编码:100011

网 址: www.bph.com.cn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市朝阳区北苑印刷厂印刷

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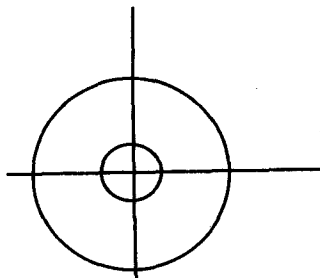
787×1092 16 开本 20.875 印张 295 千字

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10000

ISBN 7-5302-0679-6

I·665 定价:20.00 元



扫描中国

【目 录】

- 1 前线：来自抗击非典参战护士的真情报告 …… 华夏
- 抗击非典的前线没有硝烟，但这个前线丝毫不亚于战火纷飞的战场。在这个战场，生与死、脏与累、得与失、荣与辱……所有的这一切都时刻考验着每一个参战者，锻造着他们的灵魂。在平时，她们是外表柔弱的白衣天使，但这时候却成了一个个无私无畏的勇士！到底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她们柔弱的身躯？又是什么精神鼓舞着她们勇往直前？一群看似平凡的灵魂究竟是怎样变得伟大而高尚？读一读这篇来自抗击非典参战护士的真情报告吧，你、我、他（她）以及我们这个民族更多的灵魂，或许会像参战的白衣战士一样经受一次难得的洗礼！
-
- 22 红与黑：慕绥新案揭秘 …………… 一 合
- 一夜之间，几乎全国的百姓都知道了“慕绥新”这个名字，一个颇有政绩的市长变成了贪官，被绳之以法。遥想当初，慕市长上任时曾经由衷地带领市政府一班人向全市人民宣誓，要做一个有作为，并且清廉公正的好官……慕绥新变质的原因何在？慕市长悲剧的根源何在？对此慕绥新本人也有一番反省和自白。身患绝症的他自知时日无多，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，他对本文作者谈了很多……
-
- 82 血泪打工路 …………… 胡传永
- 一个又一个的农家少女，因生活所迫背井离乡，到繁华的都市里打工挣钱。她们挣到的钱非常有限，为此付出的代价却很沉重：衣不御寒，食不安生，居无定所。有的贞洁被无情撕毁，尊严遭肆意蹂躏。世道的险恶、谋生的艰辛，无时无刻不摧残着这些本正处于花季年龄的群

体：自杀的青苇、被杀的韩桑、失踪的袁芹、疯掉的柏家芸……一个个都是那样的年轻！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个乡下女孩遭受如此厄运？

城市的高楼在不断耸立，经济在不断发展，然而一代农村少女的青春呢？一个庞大公民群体的自尊和一个民族的灵魂呢？同样是女性的报告文学作者胡传永下面这篇含泪带血、充满悲愤与深情的真实描述，是否会唤起我们良知的一次苏醒抑或是心灵的一次震颤，从而使我们对这个如今已熟视无睹的群体投以应有的同情与关爱呢？

119 户口：项链与绳索 宁小岭

向往自由，是人的天性，自由地选择居住地也是人类的共同理想。然而多少年来，户籍制度却束缚了中国人的这种自由和理想，人为地将本该平等的人们划分为贵贱分明的等级：城市与乡村、农业与非农业，这种人为的禁锢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人的自由发展，由此也演绎了多少人间悲剧。尤其是对于广大的农民来说，城市是那么的令人神往，然而又是那么的遥不可及！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巨大进程，户口这扇紧闭了半个多世纪的铁门能否由此洞开呢？

154 一个性病医生的工作手记 丹 芝

性病，一个令人忌讳，然而如今又不断蔓延，并随时威胁中国人健康的疾病，它到底是怎么传播的？什么样的人、什么样的途径和场合最容易让人感染？性病到底有多么可怕？根治性病传播的良方到底在哪儿？一位多年从事性病治疗的医生，以忧愤的心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，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写了出来，为我们揭开了某些触目惊心的现实，读来令人痛心，让人掩卷长思……

176 从分数下救出少年英才 曲 兰

这是一个普通母亲与普通孩子的故事。而他们与别人所不同的就是当别人都在与分数作战的时候，这位母亲却用数字化、个性化的方式发掘了儿子的创造潜能，于是这个普通的孩子做出了许多令人吃惊的事情。您将从下面这篇文章中看到这位母亲的教子秘诀，这是她这些年教育孩子的所有经验、教训、思考的结晶。

高考招生内幕 希 明

高考终于结束了。上了分数线的考生欣喜若狂，没上分数线的考生心情沮丧。然而对于上了分数线的考生来说，能否被顺利录取，却成为自己和家长心中的一道坎儿：家长们围着高招办门口四面出击，考生为自己的命运心急如焚，有的招生老师竟然向低分的考生勒索钱财；甚至服务小姐也因为帮考生家长包打听、递条子而获得各种好处费……亲历过三年高考招生的本文作者（招生老师），以自己的亲自经历和所见所闻，刻画出了高考招生中许多众生相和人情世态，以及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，揭示了多年来高考招生的逐年演变和改革的必然。相信一切关心、经历过或将要经历高考的读者，不会放弃对这篇作品阅读的兴趣。

大学校园里的苦恼族 吴苾雯

在中国，上大学是多少人的梦想。无论对家长、学生还是学校，中小学长达十二年所有的教育，归根结底目的似乎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考上大学。然而，当成千上万的考生挥汗如雨奋力拼搏挤过高考独木桥，走进大学的校门时，他们中不少人发现，自己选择志愿的权利被剥夺了，进入的大学和专业是学非所爱，当大学陈旧的教材和平庸的教师都让他们大失所望的时候，苦涩与无奈便不可避免。走近被称作“天之骄子”的当代中国大学生群体，你会发现，这些经历了炼狱般的苦难好不容易挤过独木桥的大学生，他们中的许多人似乎并没有胜利者的喜悦，相反心里充满了失望和迷惘……

高考落榜生的成才之路 李 明

一天，一位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忽然来到编辑部，腼腆中又透出少有的自信，他自我介绍说：“我叫李明，三年多前曾经是一名普通的高考落榜生。借着自学从最初对电脑的一窍不通，到世界上最年轻的获取 CISCO: CCNP, CCDP2.0 认证的工程师、1999 年中国最早的黑客之一，后来从事国家级网络的方案设计工作、直至辞职开始个人创业……我深知高考落榜的滋味，很希望通过自己三年多来的经历，给众多的高考落榜生一些鼓舞和激励，并走出属于自己的路。”

那么，这位高考落榜生究竟是怎样走出困境、选择人生并走向成功的呢？

抗击非典的前线没有硝烟，但这个前线丝毫不亚于战火纷飞的战场。在这个战场，生与死、脏与累、得与失、荣与辱……所有的这一切都时刻考验着每一个参战者，锻造着他们的灵魂。在平时，她们是外表柔弱的白衣天使，但这时候却成了一个个无私无畏的勇士！到底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她们柔弱的身躯？又是什么精神鼓舞着她们勇往直前？一群看似平凡的灵魂究竟是怎样变得伟大而高尚？读一读这篇来自抗击非典参战护士的真情报告吧，你、我、他（她）以及我们这个民族更多的灵魂，或许会像参战的白衣战士一样经受一次难得的洗礼！

前 线：来自抗击非典参战护士的真情报告

华 夏

谨以此文献给那些像我的爱人一样，战斗在非典一线的医护人员，并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！

——作 者

我们的分别一点儿都不浪漫

我的妻子是友谊医院的护士，叫周翠云，刚从前线上下来。前线，就是抗非典的战场。战场当然是残酷的，很多人倒下了，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献出生命的，在抗击非典前线，有不少医护人员。

妻子从战场上归来，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。连我们居住的这个小区的物业和居委会，都送来了花篮，上面写着：“鲜花献给英雄！”家人、同学、朋友，甚至平时从来没有交往的邻居，都以各种方式向她表达了敬意。我们的医护人员，确实无愧于“英雄”这个称号。英雄是平凡的，又是伟大的。说他们平凡，因为他们和所有人一样是丈夫或者妻子，是父亲或者母亲，是儿子或者女儿；说他们伟大，是因为他们身上那种大无畏的精神，危难时刻，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英雄气概。

她是友谊医院第一批奔赴前线的医护人员之一。第一批去的是 58 个人，

前线：来自抗击非典参战护士的真情报告

40个护士，5个技术员，13个大夫。

2003年4月19日晚上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。那天晚上7点半，我们一家三口正坐在一起看电视，电视里全是关于非典的消息。妻子说：“医护人员感染的特别多，我们这行成了最危险的职业。听说有的家长因为害怕，把做护士的孩子领回去了，不让她们干了。”我说：“我也看到了这样的新闻，看来形势非常严峻。”

正说着，电话铃响了，是他们医院打来的，让她立刻收拾东西去医院报到，8点半，准时出发，上前线。电话里还说，这次上去，一个半月不能回家。因为没有一点儿心理准备，她有片刻傻在了那儿，问我：“怎么办？”

我的口气是坚定的，我说：“去。”接着我又说，“敌人来了，士兵就要上战场，保家卫国。现在非典就是敌人，你们就是士兵。你别无选择，因为这是你们的职责。”

我确实是这么说的，也是这么想的。我知道，即使我不这样说，她也绝对不会退缩，不会当逃兵的。

她说：“那我得赶紧收拾东西。”这么说着，就跳起来，挑了几件换洗的衣服，还有洗漱用具、化妆品什么的，塞进一个背包里。后来才知道，那天晚上，接到电话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和她一样，没有任何心理准备。有的当时正在家里哄孩子，接到电话，来不及等丈夫回来，只好把一岁多的儿子放在邻居家，急急忙忙赶到了医院。

医院也是突然接到市卫生局的命令，让他们迅速组织一支医疗队，当天晚上就要开赴前线，所以才这么急。

临出门的时候，她还问我：“我怎么去？”意思是坐车还是骑车。我看她的东西并不多，就说：“骑车吧，方便。再说，把自行车放在你们医院的车棚里，也安全。”我们已经在小区里丢了两辆自行车了，这次她的车要是放在小区一个半月不骑，是很不安全的。

她说：“那我走了。”说完，就急匆匆地下楼了。我站在门口说：“路上注意安全，到了那儿，就打电话。”我都不知道她要去哪儿，她也不知道。

我们的分别一点儿都不浪漫，既没有拥抱，也没有飞吻什么的。她出门的时候，急急忙忙，连回头看我一眼都忘了。后来在电视上，我看其他医院的医护人员上前线的时候，场面很是感人，家属对着摄像机说一些鼓励的话，出征的人也说一些振奋人心的话。可是我们，因为一切来得太突然，连去医院送送，都没有想到。他们出发的时候，根本就没有什么摄像机，家属

也都不在场，所以电视上也没有他们的画面。

当天夜里，他们便投入了战斗。

两个星期后，5月2日，他们从前线被轮换下来，休整了十天，5月12日，他们回到了各自的家中。虽然经过了十天的休整，可是等我看到分别了将近一个月的妻子的时候，她灰暗的气色还是让我有些吃惊。她说：“这是因为在病房里过度劳累、缺氧所致。”

结婚十三年以来，我们从来没有分开过这么长的时间，我非常想念她，看到她疲惫的样子，我也很心疼，想把她抱在怀里，爱抚她。可她却让我和她保持一定的距离，她说：“我在非典病房里待了那么长时间，我怕我的体内多少还残存着这种病毒，咱们至少还要在四天里保持一定的距离，不要亲密接触。”

当天晚上，她一个人睡在了儿子的小床上，儿子和我睡在大床上。回到家里她显得特别兴奋，非让我坐在她旁边，在一定的距离外，听她讲述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她的经历。她越讲越激动，泪水常常溢出眼眶。

我劝她：“已经回到了家，我有的是时间听你讲，你赶紧休息吧。”她说：“虽然身上很累，可是我一点儿都不困。”

我听着听着，觉得应该把她的讲述记下来，就算是一次采访吧。作为记者，我都说不清曾经采访过多少人了，采访的对象也是各种各样，可是采访自己的妻子，却是第一次，也是最特殊的一次。

谁都睡不着

4月19日晚上，我从家里出来，8点赶到医院，开了一个会，会上才知道，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北京胸科医院。这个医院我倒是知道，以前是结核病医院，至于它在什么位置，就不知道了。

我当然害怕了。非典传染性那么强，我们这些人没有一个是搞传染病的，不知道这次上去还能不能回来，什么时候回来。心里慌慌的，脑袋是麻木的，还嗡嗡响。

我们出发的时候，大街上车特别少，内心凄凉。车上非常安静，所有人可能都和我一样，心情沉重。我根本弄不清车是在往哪儿开，大半夜的，根本没有方向感。快10点的时候，到了市卫生局的干部培训中心。安排好房

间，立刻出来集合。每人打了一针增强肌体免疫力的“日达仙”。接着，我们又上车，从培训中心，被拉到胸科医院。

胸科医院离培训中心，开车也就10分钟。进入了胸科医院，道路两旁全是树木，又是晚上，显得特别狭长、幽静、神秘，还有一点儿恐怖。我不知道这里离城里、离家有多远。一问才知道，离香山不远，附近有一个公共汽车站，站名叫黑龙潭。

到了医院门口，有人正站在那里等着，是我们医院带队的队长，还有胸科医院的一个护士长。

为什么这次行动这么紧急呢？因为当天晚上就要来44个非典病人，这里的医护人员根本不够，请求支援，所以卫生局就把命令下到了我们友谊医院。我们赶到的时候，病人还没送来。病人是在凌晨2点多送来的。他们一来，我们就投入了战斗。

我们到胸科医院时，已经是夜里11点半了。胸科医院的一个护士长给我们做了半个小时的岗前培训，再一次强调，非典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疾病，医护人员必须保护好自己。保护好自己，才能救治病人。当然保护好自己，也是对同事、家人，尤其是社会的一种责任。

当时，我有点儿精神不集中。一是紧张，二是担心自己的考试。我怕我不能参加5月中旬的专升本的考试。我已经准备了好长时间，我怕我的辛苦白费了。那天是星期六，好多人都像我一样，下午刚参加完考试，第二天还要考试，就一个电话，被召集来了。还好，后来考试都被推迟了。

接着，那里的护士长开始教我们穿隔离衣。隔离衣一共是四层。不穿内衣，连胸罩都不能戴。里面只穿一个纸尿裤，意思是进入病房，四个多小时就不能出来了，撒尿也不行，实在憋不住，就只好尿在纸尿裤上了。

隔离衣把人捂得一身一身地出汗，像是要把我们身上的水分榨干了似的，哪儿还有尿！

第一层隔离衣是猴服。为什么叫猴服呢？是因为这层衣服有个帽子，穿上它，人就变得像个猴子似的，很滑稽，所以我们都叫它猴服。

猴服里还要戴一个一次性的帽子，一个一次性的猪嘴口罩。这层衣服是在清洁区穿的。然后进入第二个房间，开始穿脚套，戴第一层手套，穿第二层隔离衣，加第二层口罩，再戴第二层手套。

三层隔离衣穿完，开始戴那种带披肩的头套，就像电影里见过的，日本防化兵穿的，731部队穿的那种，把头发都包了起来，连眉毛也看不见了。

这个头套特别紧。三层隔离衣穿好，就有点呼吸困难，气不够用了。再穿第四层，最后戴防目镜。这时，整个身体和外界就没有接触的地方了。

穿着这些，进入相对清洁区，换上高腰的雨鞋，雨鞋外面套了五层的塑料鞋套。鞋套太薄，套了这么多层，一个班下来，还是都磨破了。鞋里都是水，身上流下的汗水。

这样，才能进入病房。这身穿戴，别说是干活儿，就是一动不动地待四个小时，也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得了的。

这时，已经是第二天凌晨1点了。病人马上就要送来了，我们被分成了两个组。一个组马上投入战斗，上夜班；一个组先回去休息，早晨来替换他们，上白班。

我因为高度紧张，加上刚才试穿隔离衣，喘不上气来，感觉头昏脑涨，站立不稳，被安排在了第二组。

我们第二组被拉回了住处，带队的嘱咐我们抓紧时间休息，早晨还要去换班。可是我躺在床上，怎么也睡不着，脑子里像开了锅。知道身体正躺在床上，可总觉得是在半空飘着，想落也落不下来。

一想起早晨就要进入病区了；却连非典病人是个什么样还没见过。越是不了解，越觉得可怕。心想，这次从家里出来，能不能活着回去都不好说了。想到这里，就更害怕了。

后来，我问别人，他们和我一样。第一个晚上都睡不着，紧张、害怕。有的人吃了两片安定，还是睡不着，只好熬到天亮。

工作起来就不再害怕了

天刚一亮，我们都从床上爬了起来，好像有点迫不及待的样子。既然躲不过去，那就快点往上冲吧。就像打仗一样，等待反而是最可怕的，倒盼着枪声早点打响。

吃早饭，哪儿还有食欲？！

还不到7点，我们就已经从住处到了医院，去替换上夜班的人。他们什么都来不及想，就上去了，所以就更容易了。都到了医院，我发现我的脑子里还是乱的，没有一个清晰的思路，没有一个明确的想法。

赶紧把隔离衣一层一层地穿好，把手套一层一层地戴好。戴着这么多层

手套，手指连弯曲都费劲，好像不是自己的了，不好使。加上紧张，我把最外层的口罩系成了死结，只好让别人帮着，用剪刀豁开，重系。相互必须认真检查，合格后，才能进入病房。

迈进病房这一步，心情是非常复杂的。

从相对清洁区进入病房，这道门，当时的感觉就像是一道鬼门关。进去了，是不是还能出来，那就只有天知道了。想的就是这个，谁要说当时不害怕，肯定是鬼话。因为心理的作用，一打开那道门，感觉迎面扑来的全是非典病毒，感觉自己这才是真的走进了枪林弹雨的战场，不知什么时候，就会被放倒，心情极度恐惧。

有一个词叫“出生入死”，我算是深切地感受了一次这个词的真正含义。

白班是8个护士，楼上4个，楼下4个。夜班是4个，楼上两个，楼下两个。我们第一次上的是白班，所以是8个护士。楼上是28个病人，楼下是22个。楼下的病人相对重一些，所以人数少点。

刚一进去，不知道该干什么。病房里，楼道里，一片狼藉，地上是各种纸箱子，大小不一，东倒西歪。桌上桌下，飞着医嘱的单子，抽血的注射器，还有消毒水。治疗车的车上车下，全是配好的点滴。上夜班的人，忙得顾不上收拾。我们进去，和夜班的进行交接，熟悉情况，核对医嘱，完了，赶紧收拾一下，就去给病人扎点滴了。

一工作起来，就不再紧张，也不再害怕了。

一进入工作状态，就把紧张了、害怕了、非典病毒了什么的，全都忘掉了。活儿太多了，根本就顾不上害怕。

我们是两个人一组，一块儿进病房，相互鼓励。太热了，防目镜上很快就蒙了一层雾气，看什么都模糊了。镜片上只有一小块儿地方是亮的，透明的，就通过这一小块儿，去观察，然后操作。这块儿地方太小了，我们干活儿的时候，眼睛就像瞄准一样。

给病人扎点滴和扎血气，除了要从这一小块儿亮处瞄准，还要隔着四层手套去感觉。为了减少病人的痛苦，也为了减少和他们接触感染的机会，必须要做到一针见血。所谓一针见血，就是要一次成功，不能再来第二次。开始病人的情绪很不稳定，给他们扎点滴的时候，不是很配合。你一针见血他都不配合，要是总扎不好，他就更急了，更不配合了，那麻烦可就大了。

我们友谊医院毕竟是北京最好的医院之一，护士手上的功夫都是过硬的。在那种条件下，我们全都做到了一针见血，没有一个人是扎两次的。后

来连病人都直夸，说：“你们友谊的，就是不一样！”

扎点滴是输液，扎血气是检测病人缺氧的程度。

病人情绪不稳定，我们一边操作，还要一边安慰他们。好好配合，好好配合才能好得快，才能早出院。我们穿了这么多层隔离衣，戴了这么多层口罩，除了像蒸桑拿似的那么热，就是缺氧，呼吸都困难，一说话就上气不接下气，就像刚长跑下来似的。我们通过对讲机和病房外面联系的时候，外面听我们说话，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儿，说：“别着急，慢慢说。”我们说：“不是着急。我们气不够用，说话就这样。”我们不敢也不能多说话，可为了安慰病人，就不能不说话。

病人比我们更害怕。他们把生的希望全都寄托在我们身上了，所以我们在他们面前，就一点儿都不能表现出害怕来。

一个班干下来，连个喘息的工夫都没有，简直就是马不停蹄。

到了中午，除了看着病人的输液，做基础护理，还要给病人送水、送饭、送汤，要给病重的喂饭，甚至倒尿、倒尿。送水喂饭、还有倒屎倒尿这些本来都是护工干的，可他们医院的护工，因为怕感染，全都跑了，只有我们干了。

一个班是四个小时，可我们五个小时还没下来，就是因为活儿太多，下不来。别处有坚持不下来，虚脱倒下的。好在我们都还年轻，身体好，全都挺过来了，没有一个倒下的。流了多少汗，根本就说不清。太忙了，除了忘了害怕，也忘了热和累，更感觉不到饿了。

我大哭一场的心思都有了

中午1点，我们才从病房里出来。

出病房之前，脱掉第一层隔离衣。进入半清洁区，脱得只剩下最后一层猴服。进入清洁区，把一次性帽子和口罩摘下来。进入洗澡区，第一个房间，脱净，进入第二个房间，洗澡。洗完澡，换一套干净衣服，戴好帽子、口罩，坐车回到住处。

到了住处，再把路上戴的一次性口罩和帽子摘下，扔掉，进入自己的房间，刷牙、洗澡，用棉签掏耳朵、挖鼻孔、咯痰，没痰也往出咳。

把自己收拾干净，从卫生间出来以后，才发现自己已经弯不下腰了，一

弯腰，就像要断了似的疼。胳膊也举不起来了，手也不能弯曲和伸展了。心跳特别快，脑袋也木木的，这是长时间缺氧造成的。我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死了似的，赶紧把自己放在床上，觉得特别委屈，欲哭无泪的感觉。

盒饭送来了，我又是一口都没吃。看着一点儿食欲也没有，就想躺着不动。睡也睡不着，挣扎着喝了一袋奶。我们在胸科医院的时候，一直都是吃盒饭，不好吃。我平时就是一次喝一袋牛奶，吃点零食，还有水果。友谊医院对我们这些在前线的人非常关心，送来很多奶啦水果啦什么的，我吃这些就行了。

医院还给我们送来两次饺子。在那边包好了，院领导看我们时，一块儿带来，煮好一吃，真叫个香。

我看电视上说，有星级饭店，把厨师送到收治非典病人的医院，为前线的医护人员服务，让他们吃到最可口的饭菜。说的不是我们。我们可没这个口福。我们吃的都是盒饭，一点儿都不好吃，谁都不爱吃。也许不是人家做得不好吃，是我们太累了，没有食欲。

到了晚上，我开始觉得手脚发烫，心跳更快了，两侧的肺也像进了空气似的，而且清晰地感觉到气儿在里面来回串。我想，我八成是染上非典了。这么一想，就一下子毛骨悚然了。想到自己可能再也见不到家人了，我就特别害怕。赶紧找来一个表，试试体温，正常，一点儿都不烧，可还是不放心。没准儿还没来得及烧呢，说不定一会儿就该烧了。想到自己可能要死了，才发现生活原来是那么美好，才更加理解了生命的可贵。由我自己想到了病人，他们更可怜、更无助、也更无辜，我如果不死，我会对他们更尽心、更好，使他们早日摆脱病痛的折磨，恢复健康，享受美好的生活。各种各样的想法，在脑子里转，害得我又是一夜没有睡好。

更可气的是，我睡不着，穿上白大衣坐起来，手无意中伸进口袋，摸出三张小纸条儿来。纸条儿是医院后勤洗衣服时编的号，不知是怎么搞的，他们把号放进了口袋儿里，而且是三张。三张上全是一个阿拉伯数字“4”。现在人迷信，都不喜欢这个“4”，因为它和“死”是谐音。这次我一下从口袋里掏出了三个“4”，感觉真是晦气极了。

我的脑袋里“轰”的一声。我想我这次是在劫难逃，死定了。我大哭一场的心思都有了，不过我对谁都没说。我把三张纸条儿揉巴揉巴，扔纸篓里去了。

三大家族

非典的传染性极强，一个家里，如果有一个人感染了，发现得不及时，就有可能把全家人都给染上。

我们那个病区，就有这样三大家子。我们叫他们三大家族。他们分别是方家、贾家和杨家。

方家的女婿，是海淀的一个交警，在外面染上了非典，回家传染给了媳妇。媳妇又传染给了他的岳父、岳母，传染给了他的女婿和她的丈夫。他的丈母娘住在别的病区。这个交警和他媳妇住在我们病区，而且是在一个病房，他的岳父住在他们的对门。开始他的岳父情绪不稳定，害怕、躁动，后来看我们太辛苦了，不容易，对待患者态度又好，受了感动，理解了，积极配合我们的治疗，还写了感谢信。

贾家也是一个警察，染上了，把他父亲、叔叔、婶子、还有他爷爷，全都传染了。一大家子，差不多全到我们这儿集合了。

杨家是哥俩，俩媳妇，还有他们的父亲和妹妹，一共六口，住在我们那儿。

这种病，病情发展得特别快，有的人就挺过来了，有的人就挺不过来。挺不过来的大部分都有其他的合并症，像糖尿病、心血管病、肾病、哮喘等，导致多脏器衰竭。

死在我的班上的，有两个。都是在大夜班，也就是后半夜的班，子夜以后的凌晨。一个是32床，就是杨家的父亲，七十多岁。因为他一进来，病情就比较重，后来把他安排到了一个单间。快到早晨了，我去给他抽血，进病房一看，他躺在床上，没戴口罩。按规定，我们进病房，患者必须戴上口罩，而且还得保持一定的距离，避免交叉感染。

这个老人每次都挺配合的，我一进去，他赶紧就把口罩戴上了。可这次他没戴，为什么不戴呢？我叫他的名字，他没答应。还以为他睡着了，可他又睁着眼。睁着眼睡觉的也有，我就又叫他。还是不答应。我就有了不好的预感，到了眼前，用手去摸他的颈动脉，没有感觉。我怕隔着四五层手套感觉不到，就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肚子，看有没有起伏。因为戴着防目镜，还是拿不准。这时我想他八成是死了，心里有点害怕，叫来一个同事，一块儿

前线：来自抗击非典参战护士的真情报告

去看，觉得确实是死了。又叫来大夫，看看，确定了。

另一个是贾家的父亲，六十多岁了。那天早晨他叫：“大夫，救救我！”我赶紧跑过去，见他正蜷缩在床上，问他：“怎么了？”他说：“疼。难受。喘不上气来。”我问：“哪儿疼？”他说：“浑身哪儿都疼，还憋气。”我把大夫叫来，大夫给他开了一支喘定，我给他打了。

打了这一针，他安定了下来。自己把呼吸机的氧罩戴好，平躺在床上。看他安静了，好受多了，我就忙别的去了。接着我回来试表，他还告诉我体温，不烧。看着他还好。这时是6点半，我又去下一个病房。到了7点，大夫来查房，发现他已经死了。

处理尸体，都是大夫和护士一块儿弄。先往死者的全身喷过氧乙酸，消毒的，再把一张专用的大床单，在一个配好A、B消毒液的大桶里浸湿。在地上铺好装尸体的袋子，带拉锁的，把浸泡过的大床单铺在里面，4个人抬着，把尸体放在大床单上，裹好，拉上拉锁。如果是在楼上的病房，4个人再把尸体抬到楼下，然后叫医院太平间的来运走。

多替别人想想

得了这种病，病人都很恐惧，有时情绪躁动，不配合，我们都能理解，千方百计地去鼓励他们，安慰他们，最后他们都能平静下来，配合治疗。看着有的病人咳得喘不上气来，特别重的病人喊“疼”的时候，就会唤起我们的同情。

一个护士要是没有对病人没有同情心，没有怜爱之心，那工作就没法儿干，更没法儿干好。

医院给我们买了很多水果。有的水果，我们自己舍不得吃，上班时，带给了病人。我们觉得他们比我们更需要关心。这种病，传染性那么强，根本不允许多家属来看望。所以我们觉得他们更值得同情。

病房里装修得都挺好，干净。每个病房都有一台彩电，还有一部电话。外面的家属可以把电话打到病房，病人也可以随便往外打。大部分患者都有手机，和外面的联系就更方便了。每个房间都有一个卫生间，就像宾馆里那样。病房里有的是两个人，有的是3个人，也和宾馆一样。

按规定，我们进病房，患者必须戴口罩，可有的患者就是不戴。还有，

规定我们给患者扎点滴或者扎血气的时候，患者的脸应该侧向一边，避免面对面的接触，有的也不配合。遇到这种患者，只好耐心地做他的工作。

5号病房的21床，是一个三十五岁左右的男性患者，身体特别壮，病情也不是太重。那天是大夜班，我去给他抽静脉血，又给他扎动脉血气。做完，就去给下一个病人抽血。

这时，他叫我，说：“护士，你过来一下。”我过去，问他：“怎么了？”他说：“我动不了，你能不能帮我把尿盆倒了？”我知道他自己能动，可是我没说他，还是帮他把尿盆给倒了。倒完，我又去忙别的。他又喊我：“护士，你能不能再过来一下？”我又过去，问：“你又怎么了？”他说：“我要擦屁股。我去不了卫生间，你能不能帮帮我？”

我知道他自己能去卫生间，可他说他去不了，你就没办法。我说：“好吧。我帮你。”我把他的便盆套了一个塑料袋，放在了他的身下。他自已脱的裤子。拉完，我又给他倒了。这时，他说：“我自己不能擦屁股，你能不能帮我擦擦？”

我看他是得寸进尺了，就说：“你刚才自己脱的裤子，擦屁股比脱裤子要容易。你能自己脱裤子，就能自己擦屁股。你自己能擦，还要让我给你擦，你觉得合适吗？”

要是换了一个厉害的护士，叱他几句，他肯定就老实了。可我自从参加工作，快二十年了，什么样的病人都见过，可我从没有叱过他们。我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，如果他们的要求实在过分，我给他讲道理。你一身正气，态度又好，最后什么样的病人都会配合你，尊重你。你叱他，他可能怕你，可他不会尊重你。

我又说：“虽然你是患者，我是护士，可你也是一个男人，我是一个女人。你如果真的干不了，我可以给你擦。可是，如果你自己能干，还要让我给你擦，你觉得说得过去吗？”

和他同病房的患者也说他：“人家护士的态度多好，你实在是太过分了，不像话！”

我说：“这里还有那么多病人，不要因为你耽误别的病人。你是病人，别人也是病人。还有16个病人要抽血，8个要扎血气。要是因为你，影响了别的患者的救治，你说你的良心受得了吗？得了这种病，心里害怕，我们理解，难道我们就不害怕吗？我们要是因为害怕，全都跑回家去了，你的病谁给治？所以，也希望你能理解我们，好不好？”